

对待历史建筑为何“一蠢再蠢”?

方翔



今日论语

“一蠢,再蠢。”一位建筑专家面对济南老火车站重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1992年,济南铁路局为了扩大站场,不顾专家和学者的反对,将德国人于1904年修建的济南火车站拆除。21年过去了,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又宣布,将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复建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此举真的能“亡羊补牢”吗?

济南老火车站,指原来的津浦铁路济南站,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誉为“远东第一站”。就是这样一座地标性的历史建筑,却于

1992年被拆掉。围绕老火车站的去留,当时曾有激烈争论,但最终还是没有保留下来。对于此次复建计划,一些当年曾极力反对拆除济南老火车站的专家,这一次又站在了反对复建的这边。对此济南市政府回复称,对于济南老火车站复建的方案一定会认真考虑。

济南老火车站的拆除与提出重建,为何会“一蠢再蠢”?其实都是因为决策者对待城市风貌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缺乏敬畏、缺乏常识。

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历史的载体,济南老火车站本身就是一段可触摸的“立体历史”。历史建筑是不可能再生的,若是拆了,

即使重建,能恢复的无非是个“外壳”。有专家曾说,“古代建筑者用最简单的工艺做出来一个复杂的建筑,而现代人是用复杂的工艺做出来一个简单的建筑,‘魂’是不一样的。”一座城市的魅力源于历史并超越历史,而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便是城市魅力的重要体现。建筑是一座城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今天建成的建筑只能留给未来,却不能重建过去,文化沉淀越厚重,创新能力才会越强,这种沉淀又决定了建筑的灵魂深度。

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许多城市进入了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时期,在风起云涌的“旧城改造”浪潮中,一些优秀历史建筑消失在

轰隆的推土机声中。在国际化口号下,许多地方盲目地舍弃了自身特色,城市建筑趋同,呈现了“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这些年,一些机构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算盘,通过对于历史建筑的复建,将其打造成地方的文化名片,最终成为一棵“摇钱树”。“重修缮、少拆建”已经成为对待历史建筑的共识,除了对损毁严重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工艺处理防止建筑被进一步破坏外,应尽力保护与维持历史建筑的原貌和文化内涵,不让我们被钢筋水泥冲散。对待承载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历史建筑,一定要慎之又慎,能不拆的尽可能不拆。拆了再复建,那真的是“一蠢再蠢”。



新民随笔

“问题台账”

阎小娟

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做社会调研时发觉,现在的基层组织与干部“负担”很重,如一个村级的组织就要做175本各类台账,并由此引发关注。

这些日子,走基层,听座谈,很多干部反映:现在台账的功效,往往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如果只记录成绩与亮点,只展示开过多少会,搞了多少活动,这类台账没有意义,反倒有形式主义之嫌。

但如果台账内容中包含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关于自身建设发展方面的困惑、开展工作中的难点,哪怕是想得到上级扶持的各类需求,甚至也可以是谈建议、提批评。这类“问题台账”,围绕实际工作说诉求、摆问题、道困惑,我看不但可以有,更值得上级领导花点时间好好查看、仔细研讨。

联想到本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干部带头下去听取意见、查摆问题。一时间,座谈会、调研会、填表格、网络收集意见,渠道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让领导更多听到下面的声音,聚焦问题,找准问题。

但这样的倾听,不能只是一阵风,活动完了就随风散,更应形成一种机制,变成一种制度,寻找一种可持续的沟通模式。“问题台账”,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

目前教育实践活动在听取意见环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面对面谈问题,听到的往往是肯定、表扬,甚至摆功。谈成绩的多,讲好话的多,说具体业务的多;聚焦“四风”的不多,大胆批评的不多,触及深层问题,触碰灵魂深处的,则更少。说到“四风”,有人含糊其辞,有人故意淡化,还有的自称所在单位、部门不是“朝南坐”的,手中没什么“资源”,所以不存在什么“四风”……其实,没问题,恰恰就是有问题。

由此想到,不如让更多来自一线的人一起帮助查找问题。有了“问题台账”,就能帮助反映问题、聚焦问题,也可逐渐形成一种上下沟通的长效机制,构建一套处理工作难点的长久制度。

只有真想聚焦问题,才会想方设法发动更多人去找问题、提问题,让更多问题摆上桌面,得以解决。如此看来,“问题台账”对于查摆问题、找准问题,还是可以有一定帮助的。

新民新语

少说“搭台唱戏”

关尹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五部门明确,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聘请文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

这几条禁令,对那些习惯了在各地走穴、轻松捞金的演艺明星来说,可能是一大噩耗。但对老百姓而言,却是让人拍手称快的好消息。

说起来,中国自古就有富裕人家办堂会的历史。晚会奢侈不奢侈,不是需要原罪的事情。倒是地方财政对明星大腕的偏好,让公款追星成为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之后的又一顽疾。公款追星的危害无须赘言,既消弭财政预算,挤占民生开支,同时又戕害权力公信、引发民意反弹。用民众的话说,这是典型的“政府请客、财政埋单、明星发财”。

如果说,为了尊重习俗,大年三十办办晚会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大小小的节,都能成为“普天同庆”的理由——元旦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名目繁多到使人渐生厌恶。近两年,几大地方卫视重金“血拼”各种晚会的一幕幕,仍让人记忆犹新。在这样恶性的竞争之下,明星的出场价也水涨船高,动辄上百万。不就唱两首歌嘛,怎么就值这么多呢,还真是“金嗓子”不成?

公款追星屡禁不绝,原因有很多,比如花钱的权力不受约束,比如预算与审计还没下够功夫等。但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曾经大行其道、倍受追捧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

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之下,再多的钱也花得理直气壮。但这些年,“搭台唱戏论”已经完全跑偏:一是形式上,沦为不折不扣的“文化搭台、明星唱戏”。大到旅游、招商,小到柿子成熟、桃花盛开,都要找大腕来“唱戏”。二是在内容上,戏唱得再好,资本未必买账,结果往往沦为天价的“自娱自乐”。

地方要发展,恐怕还是应该回归市场本身。明星大腕不是万金油,奢侈晚会也不是救命稻草,相反还会有“副作用”,引来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看戏的人都很反感了,还搭什么台、唱什么戏?

行动比表态更重要

权威声音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狠刹奢华晚会之风,辽宁、广西、吉林、湖南等地以雷厉风行的行动贯彻落实,节俭办活动、杜绝奢华风,充分体现了动真碰硬的整风要求,反映了立查立纠、立行立改的务实作风。

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和节庆演出,是宣传文化领域反“四风”的突破口。奢华晚会、豪华庆典,不仅脱离国情、劳民伤财,也有悖民心、广受诟病。抓住这个突出问题果断亮剑,严令禁止奢华挥霍,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可谓找对了病症,开对了药方。但要做到出汗治病、扶正祛邪,必须靠行动落实,不能中央发了文,地方没下文。对症下药,以实际行动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动起来,才能让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行动比表态更重要。群众最讲实际,最反感“干打雷不下雨”的装腔作势,最厌烦“只有唱功没有做功”的空头承诺。如何让教育实践活动取信于民?关键就在于用行动层层传递责任、层层传递压力、层层取得实效。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像辽宁、广西、吉林、湖南这样,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危机感立即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改变作风、取信于民。(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文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自由谭

一位老同学从北方来到上海,说“你们上海”地铁和公交上给他让座的不多,而在北方,甚至一直到南京,许多人都为他这位白头老翁让座。

对于这一点,我这个年过70、“老年卡”已拿了好几年的老人当然也有感受。应该说,这几年,让座的在增加,尤其是在车厢不太拥挤的情况下。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其中外地人相对较多,中年人较多,而比较时髦的上海年轻绅士和淑女,即很少移动他们尊贵的臀部。

不让座的大体上有两类:不愿的与不屑的。前者贪恋得之不易的座位,不肯轻易与人,无非表现出一点自私,缺少克己利人的修养;而后者则不同了,他(她)还摆出一



迟来的问罪

在当地呼风唤雨多年的王林“大师”,拥有着当地城区中心一大片宅基地,谁批的?非法行医为何长年不查处?偏偏要等到“大师”已逃遁出走后,才想到了“问罪”。

杜建国 画

不愿与不屑

过传忠

是非得如此不可。

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批评一个逃票的年轻人,不想他冲着我理直气壮地喊道:“你靠一边去!活了这么一把年纪,还跟我一样挤公共汽车,不怕难为情啊?我混到你这份上,至少也得打个‘的’!”跟这样的人说什么呢?在他看来,挤公交的一般工薪阶层都是生活竞争中的失败者,连批评他这种无赖的权利都丧失了,还谈什么“尊敬”、“关爱”?不让座的绅士淑女当然跟他不尽相同,但在轻视“弱”者、看不起下层人物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通行的规则也应该是“弱

肉强食”,这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现在公开提倡这样做的人恐怕是没有了。但内心深处看不起比自己等级低的,还是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公仆”们,真要心悦诚服地当广大百姓的“仆”,谈何容易?今天,切不能以“贫穷”、“低贱”、“弱势”为由轻视其他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是难以公平和公正的。

上海是善于追赶新潮流的,但这潮流必须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否则,适存逆亡,社会和个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对此,不知绅士淑女们能接受吗?上海的未来毕竟是同你们分不开的。